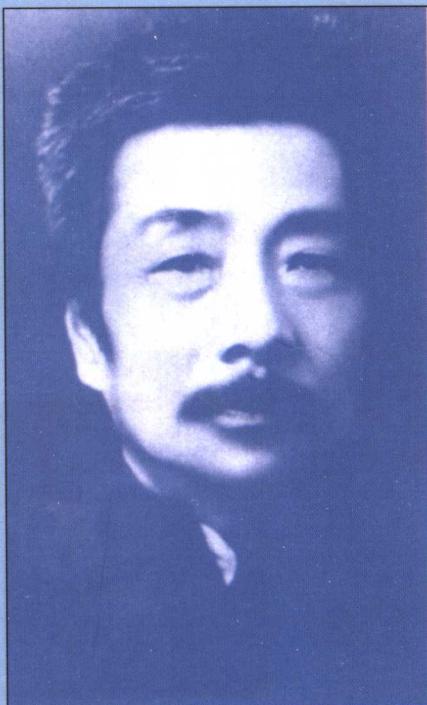


胡尹强●著

破毀鐵屋子的希望

——《呐喊》《彷徨》新论



PO HUI TIE WU ZI DE XI WANG

27

胡尹强●著 破毁铁屋子的希望

——《呐喊》《彷徨》新论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破毁铁屋子的希望——《呐喊》《彷徨》新论 / 胡尹强著 . -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2001. 4

ISBN 7 - 02 - 003366 - 0

I. 破… II. 胡… III. 鲁迅小说 - 文学评论 IV. I210. 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7755 号

责任编辑：李建军
装帧设计：柳 泉 徐中益
责任校对：郑南勋
责任印制：张文芳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宏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10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375 插页 2

200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4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定价 20.00 元

目 录

引言 / 1

上篇 《呐喊》《彷徨》总论

- 第一章 铁屋子意象 / 11
- 第二章 文化选择 / 33
- 第三章 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 / 56
- 第四章 忽而跃起如红彗星 / 70
- 第五章 取下假面真诚大胆看取人生 / 95
- 第六章 天才小说大师的艺术风采 / 120

中篇 昏睡的国民大多数形象系列

- 第七章 我们认识自己了吗？ / 145
- 第八章 灵魂里浓烈的血腥气息 / 158
- 第九章 沉重的奴隶意识 / 178
- 第十章 愚昧、迷信和昏乱、巧滑 / 198
- 第十一章 阿 Q：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 / 220
- 第十二章 祥林嫂：祝福祭祀最悲惨的祭品 / 252

下篇 觉醒者形象系列

- 第十三章 浓厚的自叙传色彩 / 267
- 第十四章 演绎可能的自叙传 / 284
- 第十五章 为了娜拉 / 298
- 第十六章 铁屋子里的当代英雄 / 331
- 第十七章 觉醒者的“油豆滑跌小地狱” / 351
- 第十八章 鲁迅的觉醒者和郁达夫的零余人 / 364

附篇 《野草》新论

- 爱情的湍流 灵魂的炼狱
——走进《野草》意象世界 / 387

后记 / 422

引　　言

人道是要各人竭力挣来，培植，保养的，不是别人布施，捐助的。

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

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

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鲁迅《不满》



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石——《呐喊》《彷徨》问世,至今已经70多年了,现在,我们的身体已经沐浴在21世纪的曙光中。70多年中,两部薄薄的小说集,虽然似乎始终是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虽然也许在中国文学史上除了《红楼梦》,还没有一个小说家的作品能够像《呐喊》《彷徨》那样拥有如此众多的研究学者,撰写了如此多的专著、专文,认识《呐喊》《彷徨》的话题,似乎已经成了老生常谈了。

然而,我们果真已经认识《呐喊》《彷徨》了吗?

不一定。

有种种原因,影响和阻碍我们认识《呐喊》《彷徨》的底蕴,使我们很难真正走进《呐喊》《彷徨》的艺术世界。

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僵化不变地统治了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使我们民族的自我解放历程经历了近千年停滞的封建主义生活方式的认识,远远未能达到鲁迅的深度,我们就无法认识《呐喊》《彷徨》。

作为文化战士和思想家的鲁迅,他的所有别的思想家无法取代的独特贡献在于,他以天才的洞察力,对几千年中国传统封建文化作了最深刻、最犀利和最独特的解剖、反思和抨击。作为天才艺术家的鲁迅,以他独特的洞察力和感悟力,发现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严酷的精神奴役,积淀在每一个现代中国人的灵魂

里，成为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的民族集体无意识，这是现代中国人创造现代文化的最大障碍。《呐喊》《彷徨》正是鲁迅对20世纪现代中国的文化现实和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精深、博大而独特的感悟。鲁迅最痛心疾首的是，几千年封建文化的禁锢，使我们民族的人民心甘情愿做神、圣人、祖宗和皇帝的奴隶，丧失了自我解放的愿望和意志，丧失了自由创造精神；鲁迅真诚而炽热的希望是，觉醒者的呐喊能够惊醒更多的人们，把人真正当人看，创造人的时代，创造人的合理的幸福的生活方式。

《呐喊》《彷徨》是20世纪的曙光，也是我们古老民族自我解放的意志和良心，为我们民族创造现代的人的文化开拓了可能的道路。然而，由于我们的思想、特别是我们对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认识，离鲁迅太远，远远未能达到鲁迅的深度，当我们想认识《呐喊》《彷徨》底蕴的时候，我们会视而不见，会瞎子摸象，会自欺欺人，会装聋作哑……我们总是有意或者无意地曲解《呐喊》《彷徨》本来是明白无误的底蕴。

如果我们对《呐喊》《彷徨》问世后的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复杂性和曲折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也将使我们无法认识《呐喊》《彷徨》的底蕴。

如果说，19世纪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努力希图通过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力挽狂澜、拯救民族的沉沦，却终于失败的历史；那么，整个20世纪，就是古老的中华民族力图改革传统文化、创造现代文化，把中华民族从中世纪式的黑暗禁锢中拯救出来，挣扎着重新恢复被自己窒息的民族生机和创造活力的历史。然而，我们民族因袭的历史负荷太沉重了，传统文化僵尸还魂、改头换面的能力也太强大了，这就决定了创造现代的人的文化的道路无比艰辛。在中国几千年文化发展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任

任何一个世纪,曾经发生过如 20 世纪那样深刻的变化,也没有任何一个世纪发生的变化,充满了如此深刻、复杂、剧烈而难以缓解的内在矛盾。在觉醒和禁锢、反叛和捍卫、反传统和捍卫传统、希望和扼杀、解放和钳制、新生和改头换面、揭露和掩饰……的反复斗争中,启蒙主义思想和觉醒的人的意识,时时遭到挫折和扼杀,现代的人的文化创造不时陷入停滞,甚至倒退。即使是我们民族有志于创造现代文化的优秀人物,对我们民族的 20 世纪文化发展历史的认识,也时时陷入困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呐喊》《彷徨》问世不久,我们刚刚开始认识《呐喊》《彷徨》的时候,我们的认识就陷入停滞,后来我们甚至有意无意曲解了《呐喊》《彷徨》。

现在,当我们沐浴着 21 世纪的曙光,我们细细咀嚼我们民族在整个 20 世纪所经历的酸甜苦辣,抚摸着我们自己灵魂里结痂和还没有结痂的重重叠叠的伤痕,我们再重新翻开《呐喊》《彷徨》,逐篇逐页逐句逐字咀嚼着,我们把自己的灵魂历程、自己经验过的处境和命运,同《呐喊》《彷徨》展示的艺术世界联系起来,我们在恍惚中似乎对《呐喊》《彷徨》有了什么新的感悟和发现……这种恍恍惚惚的新的感悟和发现,又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对自己也似乎有了新的朦朦胧胧的感悟和发现……

如果我们的自我感觉太好,对自我认识太浅薄,如果我们缺乏鲁迅那样自觉的文化反省意识和对自我的反省意识,如果我们没有或者不愿意承认传统封建文化深深地积淀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里,我们也就无法认识《呐喊》《彷徨》。

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文化反省意识和文化反省能力,鲁迅作为一个现代思想家的自我反省意识,是鲁迅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我们民族和我们每个人最缺乏的也许正

是鲁迅的这种反省和自省意识。

我们民族虽然早有圣人和圣人之徒的谆谆教诲：一日三省吾身。然而，这只不过是装点门面的虚伪，只是把自己的灵魂真实深深包裹起来的囚禁的方式，就像念一条毛主席语录就立竿见影斗私批修写出一篇讲用稿一样。自从启蒙运动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只要不是无可救药或者别有用心的国粹派，特别是研究鲁迅的几代学者们，谁都会说说反封建话题。80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掀起文化热，新潮的学者们纷纷引进颇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方现代文化学的各种理论体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解剖，似乎也不乏说得头头是道的。令人遗憾的是，这股文化热中，缺乏的恰恰是对文化的本质的认识和把握：文化是社会遗传，是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历史积淀，是民族集体无意识；传统封建文化积淀在我们民族的每一个人、也包括引进西方现代文化学的学者们自己在内的灵魂里，妨碍我们每个人对现代文化的向往和创造。正是20世纪中国文化裂变和转型的极端复杂性，构成我们每个人自身性格的复杂性。从这一意义上说，认识了自己，也就认识了我们民族的文化；或者，反过来说，认识了民族文化，也就认识了我们自己。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中国的文化现实的深刻独特的认识，是同对自我的无情解剖、即深刻的自省精神同步展开的。因此，鲁迅的认识达到了我们很难企及的深度。《呐喊》《彷徨》是对现代中国人的性格、处境和命运的发现和感悟，如果我们缺乏自省意识，如果我们总是对自己闭起眼睛文过饰非，我们就不愿意承认鲁迅在《呐喊》《彷徨》中展示的正是我们自己，我们又如何认识《呐喊》《彷徨》呢？

如果我们把鲁迅捧到天上，当作一尊通体闪光的神，如果在

我们的意识里，鲁迅仿佛不是从我们民族几千年封建文化阴影里走出来的，没有活的血肉，也没有活的灵魂，我们也就不可能认识《呐喊》《彷徨》。

把特定的人捧离人间，使之高居云端成为通体闪光的神，只有神才是伟大的，平凡普通而又有血有肉的人就不可能伟大，这是我们民族几千年封建文化历史中形成的民族心理定势。尽管时代已经进入20世纪，尽管经过启蒙运动了，尽管鲁迅对把人捧成神深恶痛绝，然而，鲁迅竟然也逃脱不了被捧成神的厄运。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鲁迅被一步步捧成神，鲁迅研究竟成了“现代经学”，《呐喊》《彷徨》能不被曲解吗？

现在，鲁迅被捧成神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然而，把伟大人物捧成神的意识，依然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潜意识里，妨碍我们认识鲁迅，也使我们很难进入《呐喊》《彷徨》的艺术世界。

鲁迅是伟大的。然而，鲁迅首先更是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同样充满七情六欲的人，和所有普通的人一样的人。鲁迅的思想感情、鲁迅的性格，也和每个平凡而普通的人一样充满了矛盾。如果说，鲁迅和普通中国人有不同之处，那只是由于这个平凡而普通的人，同时又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小说家，他的人格比较通常的人们远为强大，他对自我的解剖远比普通人更为无情，他的处境也就比普通人更复杂，他灵魂世界的种种矛盾也就更尖锐和更难以缓解。

我们只有理解了鲁迅作为一个平凡普通的人而充满有血有肉的、丰富复杂的性格矛盾，我们才能发现鲁迅的伟大，才能理解鲁迅的伟大，才能感觉到鲁迅的伟大和我们是这样的贴近。

我们甚至可以说，认识了鲁迅，也就认识了我们自己，虽然鲁迅是那样伟大，而我们自己则是那么平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和认识《呐喊》《彷徨》。

《呐喊》《彷徨》是一面艺术荧屏，展现着 20 世纪现代中国的现实存在，蕴藏着鲁迅对 20 世纪中国人的灵魂和中国人的处境命运的世纪性的感悟。越是细细咀嚼、品味，就越是咀嚼、品味出鲁迅在现代中国曾经体验过的巨大的希望和绝望、痛苦和欢欣、迷惘和执着……我们也就越是令我们自己都震惊地发现，所有这一切，正是我们民族、也是我们民族的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在逝去的整个世纪所经验、所感受的。《呐喊》《彷徨》的艺术荧屏上展示的竟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的性格，我们自己的处境和命运。

《呐喊》《彷徨》是一个天才的小说家，奉献给他挚爱的人民的 20 世纪现代中国现实的感悟录。

两本薄薄的小说集，足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咀嚼一个世纪，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

我不知道，这是我们的悲哀，还是我们的幸运？

上 篇

《呐喊》《彷徨》总论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

——鲁迅《〈呐喊〉自序》

第一 章

铁屋子意象

—

作家是人类中少数感情比较丰富的、比较执着的理想主义者。只要不是绝对化地理解，一般地说，作家有两种：纯艺术家型和思想家型。

纯艺术家型的作家，是凭着他们丰富的感情和敏感的灵魂对人生的直感进行创作的。只要他们对人生有了某种独特（或强烈、或幽微、或清晰、或朦胧）的直感了，也许他们的理性还没有完全认识和把握这种直感的内蕴，这种直感就催动他们奋笔疾书，他们就进入创作状态了。也许在创作的过程中或创作将完成的时候，他们才朦胧地感觉到他们表现的对象的内蕴，也可能直到创作完成，仍然未能从理性上认识他们表现在形象里的底蕴。纯艺术家型作家创造的形象的底蕴，往往是有见地的评论家发现和阐释的。

思想家型的作家，也有丰富的感情，灵魂也同样敏感，他们

的心也同样常常被生活的直感震颤。然而,他们要进入创作状态,不仅必须对震颤他的心灵的直感和他要表现的形象的底蕴,有了准确无误的理性把握,而且还必须对他所生活(也是他作品所表现)的时代和这个时代的人的处境和命运,有了准确而清晰的理性宏观把握和认识。如果他对自己笔下的艺术形象只有朦胧的感觉,而把握不住这种感觉的底蕴,他宁可停下创作,继续去探索生活的真谛和他笔下的形象的内蕴,等探索成熟了,把握住了,再创作。思想家型作家的创作,是在理性观照下的形象思维,也是理性控制下的感情活动。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思想家型的作家的创作,是一种纯粹的理性活动,更不意味着思想家型的作家笔下的形象内蕴是裸露在形象的外部,直接地用理性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这种情况,只有在作者的思想家的才能和意志压倒了作为作家的才能和意志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的作家也许是一个优秀的思想家,却不一定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如果思想家型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富于天才的艺术家,他毫无疑问是把他的思想(对他生活的时代人的处境和命运独特的感悟和发现)深深地蕴藏在他创作的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里,成为形象内在的生命和本质。因此,要认识和把握思想家型作家所创造的形象的内在的生命和本质,不仅同样并非易事,而且也许更难,因为伟大的思想家型的作家对人生的感悟往往是超前的,通常让认识滞后的评论家和读者很难认识和理解。

鲁迅是最典型的思想家型的作家。

鲁迅终生酷爱小说艺术。还在童年,鲁迅就对中国古典小说爱不释手。翻译介绍优秀外国小说和研究中国小说史的工作,贯穿了鲁迅大半生生命。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鲁迅还在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从鲁迅生命的中年创作的《呐喊》《彷徨》看,鲁迅毫无疑问是一个富于天才的小说家。